北大日刊

The University Daily

第二五二〇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地址　北京景山東街北京大學第二院

報費　每份銅元二枚每月自收一角五分派送一角七分外省三角（郵費在內）報費先付郵票不收

廣告費　用五號字七日以內每字八厘一月以內五厘長期面訂五十字起碼封面加倍

（本日要目）

△化學會通告

△北大物理學會通告

△圖書部新到書籍（續）

本校布告

◉軍事訓練部佈告

本部隊員凡簽名服務二十一週年紀念者至服務時各發給手套一付此佈

十二月十

公告

◉化學會通告

茲訂于本月十五日在二院本系主任室開第三次執行委員會希各執委準時到會　文書股。

◉北大物理學會通告

本月九日下午一時及十二日上午十一時半本會職員臨時會議議決案

一致電蔣夢麟先生請促顏任光及丁燮林兩教授同返校（電已拍發）

二展覽問題：

（1）開放部分：研究室無線電實驗室應用電學實驗室普通物理實驗室　初級物理實驗室樓下　標準儀器室儀器儲藏室

（2）開放時間：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3）招待職務分配：分兩組每組負責人均須於規定時間前半小時齊集展覽會準備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十二時至下午一時
研究室	張明示	薛兆旺
應電室	張崇年	崔璘
	俞光德	任自立
西院西屋	范道鷁	齊長佑
	賈善珍	江安才
西院東屋	蔡陸銘	宋錫祺
	雷利堅	王孟鍾
預科樓下	閻克明	李寶成
	婁元科	荊侖章
		王建都
儲藏室		武彥璟
	岳希新	薛維武
標準儀器室	武毓環	毛宗海

（4）整理：就各室之平常做實驗情形加於整理於各儀器上附卡片標明名稱及用途整理時間為十二月十五十六日下午除由負責整理人分配職務外並由本會函請龍張李郭張五位先生幫忙

各部分整理職務之分配

研究室及無線電室　由四年級全體同學負責

應電室及西院西屋　由范道鷁　齊長佑　黃光弼　張欽負責

西院東屋　由蔣經武　高佩理　荊侖章　王孟鍾負責

標準儀器室　預科樓下及光學室　由毛宗海　宋錫祺　梁國弼　江安才負責

儀器儲藏室　梁國弼　齊長佑　蔣經武　高佩理　張明示　江安才負責

文書股啓十二月十三日

◉北大舊劇社啓事

本社定于本禮拜二日（十六日）下午七時在二院宴會廳清唱，歡迎參觀指導！如有參加清唱者，尤為歡迎！但請于事先向東齋地字一號接洽為荷

◉英文學系一年級啓事

本班為諸同學聯絡感情，並討論下學期課程及其他問題於星期一日下午一點半　即十二月十五日—在第二院宴會廳開會屆時請及早駕臨是荷：

十二月九日

◉北大學生月刊委員會徵稿啓事

本會過去承全校師生協助出版月刊兩期本學年仍本原定計畫繼續進行並議決第三期月刊定於二十年一月一日出版（一月十五日第三期收稿截止）尚希教職員諸先生及同學諸君不吝珠玉頒賜鴻篇以光篇幅無任盼禱惠稿請交各該系學會代表或逕寄第一院本會為荷

此致

全體教職員諸先生

同學諸君　公鑒

北大學生月刊委員會謹啓

十二月十日

◉北大演說辯論會通告

逕啓者本會決于本年底舉行公開國語演說大比賽早已公佈日刊徵求同學參加在案現在簽名者甚為踴躍茲恐同學中尚有不知此事者特在通告請從速於最近一週內到二院號房簽名以便籌備初賽是盼簽名時期限本月二十日截止

預賽——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二十五兩日

決賽——二十年一月一日

◉駱駝籃球隊通告第一〇〇三號

本隊隊務第三次討論大會

時間：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七時

地點：東齋舍監室

主席：莽俊魁

記錄：公振東

議決事項

A組織幹部：組織法另定

B練習時間：（1）星期三：下午三點半起（2）星期五：下午一點半起（3）星期日：上午九時起

C處罰：（1）遲到十分鐘以上者罰洋一毛（2）駝裝上身非穿不可，不穿者每次

罰洋一毛

(3)若在正式練習時間三次不到亦不預先告假者開除駝籍二星期若五次以上不到者永遠開除駝籍

(4)若有特別事故不能到場須先期向隊長告假

(5)罰款由幹事儲存，作爲每次聯歡會之用。

D指導問題：隊長即日通知籃球導師張先生藉便準時到場指導

E沐浴問題：向學校交涉發給免費浴券

F假期練習：時間另定

G駱駝足球隊：在組織中

(附啓事一) 凡隊員尚欠駝裝費者即請速交隊長爲盼藉便早日與衣裝結賬

靳 瀛啓事

本人現以事忙對於地質系一年級出席地質學會代表職務不克担任特此聲明

◉文藝陶啓事

鄙人八六〇校章遺失、特此聲明作廢

事件

◉記哲學系同學歡迎會上胡陳張三先生的言論并附記者對三先生論點的討論

王維誠

本月七日哲學系同學開會歡迎胡適之先生，同時並請陳百年張眞如二先生到會，會中的經過及三位先生的言論已有同學焦君的記載發表，又有郭君的筆記寫好，我本沒想我又來寫；因郭君囑爲分勞，寫寫參攷，而我自己也復想念那天會裏三位先生言論談話含義重要，雖然我老實承認並未完全弄清楚了那些言論的內容思想，我却愛要摘要記下幾个論點了。

事情是有點困難。那天開會，却並不是請胡先生們來怎樣演講，他們的說話大致是一種簡單談話的形式，我們要把那些話寫成文字，不免要寫得明白確定，然而當時的談話却並不是有一定的題目固定的說辭，我現在只能記寫所還記憶得的一些意思。

胡先生聽見哲學系人減少了，很爲高興，他大概有二種的意思：(一)研究哲學原是得要專靜的工夫，人少了則更能切實共同研究。他說在北大十來年，但最得意的是開頭一年，那年他班裏人少，所以可多共討論，學生的卷子也全都能看。他說常出題二百多个，叫學生自己選作，那時傅斯年，顧頡剛，譚平山……先生等皆作有很好的論文，有一位學生作了一篇研究因明學的文章，胡先生說那時他自己並沒研究過因明，看了很有益，故說教學是相長的，但是若人多了，就不能這樣做了(二)說到教育系人多，胡先生說教育是實用的，應該是人多的。在這裡則可見胡先生對於哲學系人減少很高興的另一種意義了。

講到前次在協和講演的『哲學是什麼?』，他說人家說他放了一個礮走了，現在報紙上還是礮聲不絕呢，他說哲學要失掉飯碗的問題，飯碗二字不過說來詼諧而已，却不知被指爲罪案了，他說時好自笑。說哲學有些部分被科學搶去，是說過去的哲學，或哲學中有些部分，乃是幼稚的，不高明的科學。說過去的哲學是幼稚，胡先生說這是很合於歷史事實的，他舉出古代的「Thales」Anaximander, Parmenides等爲證，尤其原子論是很好一個例，原子說可以說在希臘哲學裏已有了，然而必要待把原子，電子，陽電子，等的分量數量都能決定了，這才算是科學。胡先生說我們要求正確的科學知識，有爲科學解決了的問題，哲學家不必去研究，說什麼『哲學者是科學們的科學也』翻弄變戲法，我們只有承認科學的結論。胡先生說思想家是任何時代及民族國家所需要的，但是過去的死的問題，不要去研究，我們要研究活的問題，過去古代的研究底成功，只做爲我們的指導，其失敗只做爲我們的教訓，我們要爲現時當前的中國當前的社會去研究去思想。胡先生說；在這種思想上研究上，哲學是永不怕會沒有飯碗的。

胡先生說話時，陳先生因事出去了，胡先生說完後有一會兒，陳先生回來說，他說的分二點，一對於歡迎胡先生的，一關於自己說的。

陳先生說胡先生這次回來本校，是一件很高興的事，並於北平地方也有光榮，卽於胡先生自己也是很適宜的。北大五四以來得到些光榮，是在於提倡新文化，領導社會，然而對於這種工作，要以胡先生功爲最大。現在本校雖經恢復，但一切發展，尙須努力，也正待胡先生指教領導，再來做新文化運動的奮鬥。胡先生也應當來在北平，來在北大，現在一般人希望以北平爲文化中心，北平也是適合於做文化中心的；前天朋友們在南城某館子吃飯，胡先生很高興，他在館子的毛厠裏，看到有用新標點符號寫的字句：『諸君：請在桶裏尿！』標點符號已用到了毛厠裏，又見北平新文化的普及了，這樣情形他處怕還沒有，故胡先生應當來在北平。胡先生在過去已領導了我們做新化的運動，現在北大要再做新文化運動的奮鬥，自然要有領導的人物，胡先生是很有領導的精神的，故胡先生回來北大，這於胡先生自己也是很適宜的。

陳先生說個人對學術沒有很多貢獻，惟個人是更願從事於學術方面，怕行政事務的麻煩，前時担任校事，是不得已，現在又以擺脫，同學希望仍留校教課，本人也希望可以做到，銓叙部長我想怎麼也輪不到我頭上，現在可以說也是沒有希望了吧，將來蔣校長想也不會不要我，我還是留校，他說着話時，他自己與大家都笑了。

接着是張先生起來說話。

張先生說他未來北大時前在外國會與陳胡二先生相識，本人能得追步二先生之後也來在北大，很覺榮幸。年來與陳先生屢次商量請胡先生回來，個人學問淺薄，哲學系人少了，胡先生以爲好：我怕倒是我弄不好，哲學系主任，要請陳先生或胡先生担任云。

張先生以後接着胡先生的話來說，他們互相發言。張先生說胡先生說每一民族皆需要思想家；我們要研究活的問題，這是很對的。歐美大學中就哲學功課的頗多，但純粹學哲學的是很少。英國牛津劍橋大學學哲學的出校後多從事政治，英國的政治家多半是牛津或劍橋學哲學的學生出身，他們那裡的政治功課，多包含在哲學課程內，至今也多還是一樣。張先生說到這裡，胡先生即加入說，古時哲學家沒有不講政治的，在中國如孔子，老子，孟子……等皆是講到政治，老子說無爲，並非眞不要爲，乃是要以無爲而治。胡先生說他現在作的哲學史，很注意這政治思想一方面 因爲說到政治思想，張胡二先生就論到中國古代政治思想是社會主義的思想，張先生說到古代井田制，陳先生說到中國歷來重農輕商，胡先生說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話。胡先生更發揮說，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皆是近於社會主義的思想，惟有司馬遷的政治思想是例外，看史記貨殖傳，我們才知道太史公才乃是一個資本主義者。以上這一段都是零續的對話，後來更又由此講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話更零片了，現在不好寫記了。只是在他們這彼此一大段說話中，張先生因提到哲學系添一門政治哲學，請胡先生來講；胡先生因說到希望將來能產生『中國的政治哲學』，胡先生末了說，若是大家能努力，這不能說是不可能的事啦。

那天歡迎會上胡陳張三位先生的言論，意義豐富，但是我以上所記述的，也許是有錯誤，不能準代表出他們的意思。我所認爲重要論點的，總括說，(一)哲學是什麼，(二)希望再來做的新文化運動，(三)哲學與政治。關於此三點，是我過後自己心裏也還想念着的，也是我老實承認并未完全對於那些言論的意見淸楚明白的，我今因便在這記載完後就那三點寫點意見，願共同學討論。

(一)到底胡先生反對哲學家去研究的問題是些什麼東西呢，到底哲學應分研究的東西是些什麼呢？我們且用具體的話來說，大概胡先生是不大贊成哲學裏頭形而上學一部分的研究的，他大概

是反對所設玄學的，我們還記得前幾年中國有過那一場『科玄之戰』形而上學中如本體的問題宇宙的問題，心與物的問題，這許在胡先生看來就是哲學所不應該去研究的，或就是研究了也是不正確的。宇宙，本體，心，物，是要留與玄學，物理學，心理學等科學去研究，科學研究所得才是正確的。我們只有承認科學的結論，哲學不能越俎代庖夜郎自大去研究那些問題，那些問題也都是過去成千年的老問題，從來沒有得解決，簡直是死的問題，我們要是還弄那個玩意，那只是變戲法而已於時代當前的問題，民族，國家，社會，有何用處？所以我們不要研究死的問題，要研究活的問題。但是我們固然不滿意過去的哲學，因爲那正是胡先生所說爲幼稚的，不高明的科學．我們也承認要研究活的問題，我們也贊成我們只有承認科學的結論，因爲科學的研究能有數量的精確，科學的結論才是正確的知識。然而我們要問：今日所視爲不高明的科學底過去的哲學，在過去的當時却是認爲高明的，今日所視爲高明的科學，將來也許變爲幼稚；今日儘可賤視過去幼稚的科學，但並不礙於過去當時哲學的研究，將來也許賤視今日的科學爲不高明，但同樣，也並不礙於今日當前哲學的研究；哲學不能有一定的結論，同樣 科學的結論也並非一成不變，科學與哲學的變遷，正是皆依時代而進步。今日哲學只有承認今日科學的結論，同樣，過去的哲學也曾承認過去科學的結論 。 某時代哲學的研究沒有不注重某時代科學的結論，但只是科學的結論．不一定就是哲學，哲學還要把各科學的結論，通盤籌算，批評解釋，集知識的總匯，介全體的經驗，造一貫的統系，求最後的解決；哲學的目的，高山仰止，雖未必能至，然心嚮往之，人類精神，固是如此。玄學上的問題：宇宙，本體，心物，目的，永遠是活躍在人們的心頭的，我人不能不問，此不能不問的情形，有幾方面的原因：(一)普通常識方面的，(二)自然科學方面的，(三)美學方面的(四)宗教方面的，(五)倫理學哲學方面的。這五方面的原因理由，此處不能多說，但要注意的就是這五種的原因，也就是人類精神對於 玄學的要求 ，也就即是玄學 之所以能存立的根源 。 近來報紙上反對胡先生『哲學是什麼』的演講的，都注意討論哲學與科學區分的問題。我們却不以爲胡先生的意思就是說有了科學的發達而哲學不能立足，但是我要說明我贊成哲學只有承認科學的結論，然而根據了科學的結論正還可以作玄學的研究，去研究大概胡先生是反對哲學去研究的部分 玄學上的問題，這雖是從古以來的老東西，但却不是死的，它的問題是老而不死的，它永是活着。請說老而不死是爲賊，玄學不是鬼，却倒很像一個賊，因爲它總是老偷着科學新找出來的結論，去解答自己的疑問．造成自己的理論，只要科學有產物，它永可以養活生命。玄學上的問題，雖當少變更，但是問題的解答却是花樣日新，隨着科學變化而不停．有哲學史爲證，現代好此個大科學家，如 Whitehead, Eddington, 皆由科學進到哲學的研究，過去古代的哲學因爲建立在古代不高明的科學結論上，現在應當打倒，但哲學上的問題，有些亘古如新，却無法取消剷除，只要尚有問題，那就不怕研究。哲學可以因科學的發明而更進步，但不能因今日科學的進步顯示了過去哲學的幼稚遂令哲學因此廢棄，哲學與科學在任何同一時代中，二者並不是互相背謬，我們不當以前後時代的不同，以今鄙古，因古廢今，哲學與科學在相同的時代中都依着歷史而並進，它們的關係作用，要同時並論，不能異時批評，彼此屈伸。

我們要研究當前的問題，每一民族需要思想家，這是我也很贊成佩服的。然而當前問題的研究，不能不有精深的理論，大思想家的思想，不能不有高大的理想，精深的理論與高大的理想，其本身當需要有一種哲學或玄學爲出發點或歸宿點，沒有哲學的意義，不能爲大思想家，也不能有精深理論的根據。哲學的內容不即是玄學，然一個哲學的體系，當包含有或不能不有其玄學的根本基點，這幾乎是一種邏輯上一致的不得不然，另一方面說也是爲思想家哲學家一種最初或最終的信念，我人不從事於精深理論的研究，人類沒有思想家則已，有之，玄學勢將不能免。故我以爲我們雖要注重研究當前的問題，然並非就可不要或許爲胡先生所不贊成的玄學底研究。

胡先生最近講『哲學是什麼？』的問題，並沒有提到反對玄學，我因他而談到玄學，不過是我的推想，這也許不對題，很望胡先生不吝指教！

(二)陳先生說的希望胡先生再來領導我們做文化運動的奮鬥，我不很清楚陳先生在今日所說的『新文化』是指着什麼對象，一個運動大概常可分析爲包含着一方面反對的目標或對象，一方面提倡的目標或對象，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在今日看來已不是『新』了所反對的目標已經得到大多數人的同情，所提倡的目標也不是要重複提倡，而惟是提倡以後的建設在乎實際上努力工作。陳先生說的再做新文化運動的奮鬥，是繼續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呢？或是其他的意思呢？若說繼續五四時代的新文 化運動 ，我們眼看今日這新文化不已是『新』，那運動也不會再成爲今日當前的什麼運動。近二年來中國另有好些『新興』的名詞：新興的文藝，新興的社會科學，或新興的哲學。這股『新興』的思潮，也就是要求着一種『新興』色彩的運動，現在或也就可暫謂爲『新興的文化運動』，陳先生所說的再做新文化運動的奮鬥，未必是指這個說北吧？然而中國近來不正也鬧着青年之路，思想出路，民族精神，高等教育救國，．．等等呼號之聲嗎？中國一般思想界現時仍是紛亂不清，沒有大衆共趨的目標，而許多青年似正很懷着一種希望要求，抑鬱難塞，等待一種什麼新的運動，這都是直接間接有關於我們中國文化底問題，我們究將要來做一種什麼新文化運動的奮鬥呢？究將誰來領導我們呢？我們怎樣應付這一個當前的問題呢？

(三)張胡二先生論到政治與哲學底問題，我以爲這是很值得特別注意的。我們以爲一個民族或國家不能只有政治的事實，而後有政治的思想或理想。胡先生說中國古時哲學家皆是講到政治，即是說中國古時是很富於政治的思想。但是我們試看民國十幾年來的政治情形，其有政治思想表現者有多少？民國以來或即至今日，中國有的是許多政客，我們曾有幾個政治家，又有幾個政論家呢？一個民族或國家是要有他的政治思想家，是要有他的政治思想爲背景，這樣，政治的設施才能在那民族或國家中有了與人民精神相應的根據，才能不隨便隨物質環境的變化而亂變，才能更有長治久安遠大建設的希期。然而要政治思想的產生，政論家或政治思想家的培界，這是要望政治更與哲學相接近。張胡二先生皆說學哲學的是要先訓練好思想，後才從事於政治。胡先生希望將來能產生中國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學，這裏也却可見胡先生注重民族的精神。說到中國民族的精神與政治的關係，似乎現在梁漱溟先生是在對這方面去思想研究，但是這與西洋政治思想比較，究竟是優宜如何呢？在中國具體政制上的設施，今日又究竟是如何辦法呢？這與中國文化底問題，又究竟是關係如何呢？

我的話寫多了，現在就此結尾。那天歡迎會上還留着一種使我不忘的印象，就是三位先生言談的態度；張先生的樸實說理，陳先生的誠懇動人，胡先生的活潑有趣，能激勵人，這都要無形中影響人的內心。我希望同學與先生，常能有這樣一塊相接觸的機會，我謹提議：哲學系同學會，一月或二月間當能舉行一次師生的集會。同學們，贊成嗎？

(附注)對於玄學的五種要求或根源，是藍先生 Mr. Long 在課堂上所舉列的。

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專件

圖書部新到書籍（續）

Bizzell :	Present day Tendencies in Education
Pestalozzi :	How Gertrude Teaches her Children
Thorndike :	Adult Learning
Coursau't, J. H. :	Th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Pintner, R. :	Educational Psychology
Stearns & etc. :	The Education of the Modern boy
Roman, F. W. :	The New Education in Europe
Good, A. :	Sociology and Education
Groves, E. R. :	Social Problems and Education
Cascreco, M. C. :	Cavour
Johnson, G. A. :	The Development of Berkeley's Philosophy

以上書籍均送第一院閱覽室陳列

23. October. 1930.

Borchard, E. M :	Guid to the Law and Legal Literature of Germany.
Palmer, T. W. :	Guid to the Law & Legal Literature of Spain
Jauros, J. :	Histoire Socialist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Vol. 1, 2, 3, 4, 5, 6, 7, 8.
Tocqueville, A. :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Aulard, A. :	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Cahen, L. :	Condorcet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Cahen & Guyot :	L'Œuvre Législative de la Revolution
Proudhon, P-J. :	Systeme des Contradictions E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ere (Vol. 1, 2.)
	De la Creation de l'Ordre dans l'Humanition Principles d'organisation Politique
Proudhon, P-J. :	De la Célébration du Dimanche 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	Idée generale de la Revolution ou XIXe Siecle
,,	De la Capacite Politique des Classes ouvrieres.
,,	Les Confessions d'un Revolutionnaire.
,,	La Guerre et la Paix
Faguet, E. :	Rousseau Penseur
,,	Politiques et Morallstes Vol. 1, 2, 3.
,,	Seizisme Siecle
,,	Dix-Septieme Siecle
,,	Dix-Huitieme Siecle
,,	Dix-Neuvieme Siecle
Duguit L. :	Les Transformations du Droit Public
Georges-Chen :	Les Fonctionnaires
Leroy, M. :	Syndicats et Services Publics
Marx, Karl. :	Misere de la Philosophie
Champion, E. :	Rousseau et le Revolution Francaise
Rousseau, J. J. :	,, du Contrat Social
Franck, A D. :	Reformateurs et Publicistes L'Europe 17ème Siecle
,,	,, ,, ,, ,, 18ème Siecle
Sorel, A. :	L'Europe et la Revolution Francaise Vol. 1, Vol. 2, 3, 4, 5, 6, 7, 8.
Comte, A. :	System de Politique Positive Vol. 1, 2, 3, 4.
Halevy, E. :	La Jeunesse de Bentham Vol. 1
,,	L'Evolution de la Doctrine Utilitaire Vol. 2.
,,	Le Radicalisme Philosophque Vol. 3.
Janet, P. :	Histoire de la Science Politique Vol 1, 2.
Mill, J. S. :	The Subjection of Woman
Sandars, T. C. :	The Institutes of Justinian
Vecchio, G. D. :	The Formal Bases of Law
Duguit, L. :	Manuel de Droit Constitutionel. Tome 1, 2, 3, 4, 5.
Ames, J. B. :	Lectures on Legal History

(未完)